

民國四十七年十月林語堂先生首次由美返臺時曾於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臺大法學院講「平心論高鶚」，強調紅樓夢的後四十回非高鶚偽作，轟動一時。那天筆者有幸躬逢盛會，猶記法學院大禮堂座無虛席，甚至還有站着的聽衆。林先生是根據三個脂硯齋評本而獲致結論，其內容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後傳記文學社收入文史新刊之六十七。這三個脂評本就是「戚本」，「甲戌本」及本文要談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一般稱爲的「庚辰本」。

談

新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劉廣定

民國四十八年元月，臺北文淵出版社將「庚辰本」依文學古籍刊行社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的影印本（以下簡稱文學社版）與改七齋的「紅樓夢圖詠」合併影印發售，稱「古本紅樓夢」，分精裝二冊及平裝四冊兩種。臺灣的紅樓夢研究，因有了這個脂評本而大為興盛起來。文淵出版社的影印本（以下簡稱文淵版）幾年後已絕版，民國六十六年臺北的聯亞出版社及廣文書局分別依文淵版重印。聯亞版精裝一冊，翻閱較不方便，廣文版則未依原版套色。去年元月臺北宏業書局依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新影印本重印（以下簡稱宏業版）精裝四冊。並有出版說明。閱之發現與文淵版略有不同，爰加說明，以供讀者參考。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庚辰本」，也有人稱為「脂京本」，原為徐星畬先生（字禎祥，曾任前清知府及天津兵備道等職）所藏，故「甲戌本」中胡適之先生的批語稱之為「徐本」。此本後歸王克敏，繼為燕京大學收藏，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則藏於北大圖書館。這一抄本共分八冊，每冊十回，但第七冊缺六十四及六十七兩整回，又二十八回缺半面，六十八回

缺一頁（兩面）。每冊首頁為目錄，並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冊起加題「庚辰秋定本」或「庚辰秋月定本」，故一般稱之「庚辰本」。此本每面十行，每行二十七至三十字不等，有朱墨兩色的雙行批、行間批、眉批、回前批及回後批。但各回批語數目多寡不同，多集中在十二至二十八回，而第三回只有混入正文的批語一條，第四至十一回、三十回、五十九、六十八及六十九等十一回無批。此外更有多處因正文抄錯而加增改。茲比較文淵版及宏業版如下：

一、**原本的缺文部份** 文淵版的六十四及六十七回係依文學社版，採用已卯本補抄的兩回，但宏業版則依新版，採用蒙古王府本。二十八回及六十八回的缺頁，文學社版從缺，文淵版依坊間流行的程乙本補抄，而宏業版亦依新版，六十八回用蒙古王府本補充而二十八回從缺。

有人認為新版採用的蒙古王府本與庚辰本不屬同一系統，文字上亦不如已卯本的兩回。其實，從文淵版的六十四及六十七回來看，已卯本所補抄的兩回的來源亦似不同。內容上六十四回近於程甲本而六十七回近於程乙本，二者筆跡也不

相類，且六十七回末註明「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六十四回則無說明。至於文字的優劣更屬見仁見智的問題。筆者倒覺得宏業版依據的新版本採用蒙古王府本來補庚辰本的缺漏，讓廣大讀者得睹這個尚未流傳的珍本的部份面貌，也給與紅樓夢研究者不少新資料，可說是功德無量。

二、影印本的異文 文淵版及宏業版的正文沒有差別。但文淵版漏印原本各冊的十回回目及第一冊所特有的「回數頁」，而宏業版第二至第十回正文前均有「石頭記第×回」的回數頁，第一回是否原本即缺，則不得而知。另外，宏業版一四二五頁的回目上缺「石頭」二字，一七一九頁的回目缺「石」字，亦不知是否為原本之缺。至於六十三回文淵版一三九七頁「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第六十三回」數字，宏業版則未缺。

批語方面有少數幾條兩版不同：

十二回，宏業版二六五頁有署「鑑堂識」之眉批一條，文淵版缺。

十七、十八回，宏業版三七三頁第一行有朱筆旁

批「錢亦沒有用處」，文淵版缺。

二十三回，宏業版五一五頁第九行有眉註一條，文淵版缺。

五十回，文淵版一〇七六頁有眉批「勾出者似是批語，不宜混入」，宏業版一一四九頁此處上半「勾出者」及「語不宜」有缺殘。

七十一回，宏業版一七二六頁第二、第五及第七行分別有眉批「辭」，「生」，「下」各字改正行中正文的錯誤，文淵版缺。

另須一提的是文學社版六十六回第一頁右下角有「以後小字刪去」等字，幾年前筆者在普林斯頓大學蓋思特圖書館曾見過，但文淵版及宏業版均缺此句。據馮其庸先生查閱庚辰本原本後報導，這六個字原是寫在一張小紙條上，而非六十六回第一頁上所原有。馮先生又發現第七回末「七回卷末有對一付：不因俊俏難為友，正為風流始讀書」等字（宏業版一七二頁，文淵版一五四頁），也是寫在一夾條上的，並不是原書所有。三、影印本的套色 庚辰本原本從十二回起有部份批註是用朱筆，但宏業版與文淵版頗有出入：

十二回，文淵版的眉批，旁批及回後批均套色印出，宏業版二六五頁多出之一條（詳前述）及二六四頁一處眉批的補字（詳後）未套色。

十三回，宏業版除二八七頁「伏史湘雲應係註解」一條眉批外，其餘眉批，旁批及回後批均套色，文淵版二四三頁起未套色。

十四回，宏業版除二八六頁「彩明係未冠小童：」之眉批外，其他之眉批旁及回後批均套色，文淵版則未套色。

十五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二七三及二七四兩頁未套色。

十六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二九一至三一三頁未套色。

十七、十八回，宏業版除三七六頁一條「畸笏」批，三八一頁一條「綺園」批及三八二頁一條「鑑堂」批外，其餘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全未套色。

十九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未套色。

二十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未套色。

二十一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四二六至四三四頁未套色。

二十二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自四五一頁起未套色。

二十三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回後批均套色，文淵版自四八三頁才開始套色。

二十四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回後批均套色，文淵版則自四九九頁起未套色。

二十五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回後批均套色，文淵版未套色。

二十六回，宏業版眉批除五八六頁兩條，五九九頁一條及六〇〇頁一條未套色外其餘眉批及旁批均套色，文淵版則未套色。

二十七回，宏業版眉批旁批均套色，文淵版全未套色。

二十八回，宏業版除六三〇至六三一頁一條「綺園」眉批未套色，其餘眉批及旁批均套色，文淵版全未套色。

五十二回，文淵版的眉批及雙行批除一一三八、

一一四三、一一四四及一一四九頁外均套色，宏業版未套色。

七十五回，文淵版一七三〇頁起雙行批套色，宏業版全未套色。

七十六回，文淵本一七三八至一七四三頁的雙行批除一七四三頁末行「活畫」兩字爲墨批外均爲朱批，但宏業本均未套色。

再者，宏業版第一頁（第一冊回目頁）及第三頁（第一回首頁）均有「燕京大學圖書館珍藏」之印，原本應爲朱色，但宏業版未套色，而文淵版無此印。誤抄在十一回之前的十三回回前批，宏業版及文淵版均未予套色，但據馮其庸的報導原本爲朱筆，可見二者均是漏印。另外，宏業版採用蒙古王府本的同回亦與原本不符，因蒙古王府本原本均爲朱絲欄而宏業版未加套色。

四、句讀及勾改 文淵版及宏業版二十七回葬花詩中數句及六十三回「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句旁均有圈點，但文淵版第一至四十八回一〇四〇頁，六十四及六十七回有句讀而宏業版却無，未知孰是。又錯字勾改，兩版亦略有不同，例如十七

、十八回宏業版三三八頁第一行「皆係上面賈政偶而一試」，「面」字點去旁改爲「回」，文淵本却未改。三十五回第一頁，怡紅院均誤爲「紅怡院」，文淵版在「紅怡院」左畫一豎，宏業版則用顛倒符號改正。另外宏業版六十三回一四八八、一五〇三、一五一四及一五一七各頁的雙行批均用引號「」，六十六回一六〇六頁亦同，但文淵版則一四〇二頁（相當宏業版一四八八頁）未用引號，一四一七頁（相當宏業版一五〇三頁）只有下半個引號。

由於未能見到原本，無法確知這兩個影印版本不同之處究以何者屬真，也無法得知其中是否還有與原本不符之處。但由以上二、三、四項的實例，可知宏業版與文淵版必有多處與原本不同，而以文淵版爲甚。尤其文淵版多處旁批及眉批未套色，使讀者欲區別旁批與改字，或分辨不同批書人時遭到困擾。例如十二回述及道士送風月寶鑑時說「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下有雙行批「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宏業版二六四頁朱筆眉批爲「與紅樓夢呼應」，在「樓」與「夢」之間有墨筆補一「幻」字，表示

非同一人所批，或抄錄時遺漏而由他人增補。但文淵版的「幻」字亦爲朱筆，不知是何緣故，在未能肯定那一個是正確之前，不能遽下結論。因此使用此二影印本時均宜特別留心，以免誤用不正確的「證據」，導致錯誤的結論。

最後擬再提出兩點：

一、宏業版有「出版說明」，使讀者對此版本稍有了解，雖對是否在影印時曾改動原本未加說明，仍較文淵版好的多。文淵版沒有出版說明，會引起讀者誤解。例如黃春貴先生曾誤將「紅樓夢圖詠」當做「清朝乾隆年手抄本紅樓夢」原有的插圖，且因文淵出版社少印了一幅「通靈寶玉絳珠仙草」使黃先生也誤以爲只有「插圖四十九幅」（

六十六年六月十九日中央副刊）。近年來本省影印舊書之風極盛，但多缺少詳細的出版說明，使讀者甚感不便，實應加以改進。

二、根據近年來研究結果，發現「已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怡親王府的抄本（幼獅月刊四十八卷第一期潘重規先生大文）。馮其庸先生曾發表一長文認爲本文所談的這個「庚辰本」是據「已卯本」過錄的，頗得到一些紅學專家的附和，但筆者覺其疑點尚多，未敢苟同。重讀宏業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後更相信「庚辰本」與「已卯本」乃據同一「祖本」過錄，只可能有一部份庚辰本散失後依已卯本所補抄，關於此一觀點，將於另文討論。

書是人生錦囊，亮軒的故事是什麼錦囊妙計呢？請利用本刊後附之劃撥單，到離您最近的郵局去辦個手續就知道了！連手續費都不必付的——讀書就有這麼好！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0 元